

## 马可·波罗笔下 的元初宗教

展。高更说：“画家在他的画架前面，既不是过去时代的奴隶，也不是现在的奴隶；既不是自然的奴隶，也不是他的邻居的奴隶。他是他自己，始终是他自己，永远是他自己。”（《印象画派史》）

宗白华说：“中国画法不全是具体物象的刻画，而倾向抽象的笔墨表达人格心情与意境。中国画是一种建筑的形线美，音乐的节奏美，舞蹈的姿态美。其要素不在机械的写实，如花鸟画写生的精妙，为世界第一。“中国画不是西画先找好了题材，再找模特儿照着画，总有一个对象的束缚，天地的限制，虽然也有形神兼备，但“意”就不够了。中国画是画家在生活体验中体味万物的形象，“深入生命节奏的核心”，以自由谐和的形式，表达出画家最深的意趣。石涛认为他的画不象古人也不象今人。“我思我画，自有我在。”说中国画千人一面，没有变化，须要横向联系，学习西画，也许是学而不深，研而不精吧。中国画家是用“澄怀观道”的宇宙观来认识世界，体察万物，写胸中逸气，求得一种心灵的解放。西画的境界与中国画抽象笔墨超具象结构是不同的。就是印象派也是非常准确地目睹描摹对象。凡高、马蒂斯在他们的画里重视线的作用，他们说：“我的灵感常来自东方的艺术”。他们还说：“我的风格是受塞尚和东方影响而形成的”。“东方的线画，显示出一种广阔的空间，而且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空间，它帮助我走出写生画范围之外。”（《印象画派史》）马蒂斯、毕加索自己说是受了中国的影响而改变的。“纵观环宇，第一，唯中国人有艺术；次为日本，而其艺术亦源于中国；再次为非洲黑人。”（毕加索晚期创作展览序言）

他们对线的运用始终不及中国画的线流动变化，多姿多态，藏有意蕴，意义丰富。中国画的线不仅是表现形体，更表现精神，表现生命的运动，它的内容有广阔的时空哲理。中西画家各有宇宙观，确立了两个独立的系统。对这两个系统无论近代的和现代的前辈都曾经提出“合二为一”的设想，也算革命的口号吧。他们不仅高喊口号，还从事革命实践苦心经营。又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至今都没有成功地确立一个传统作为可供学习的典范而未见生机勃勃的遗传开来。

任伯年开始是学西画的。法国著名画家达仰称赞任伯年的作品“多么活的天机，在这些水彩画里，多么微妙的和谐，在这些如此密致的色彩中”。老一辈月份派画家杭稚英、金梅生等人曾学水彩画，张书光是推广水彩画最积极最活跃的人。吕凤子、陈秋草、潘思同、方云鹤、李叔同、张大千都是由西画开始，终年以中国画获得声誉受到人们的怀念的。

意大利杰出的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约于1271年随其父、叔前往东方，1275年至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他得到元世祖忽必烈信任，作为元王朝的使臣，游历了中国许多地方。他在中国呆了17年，回到祖国后，口述了一部记叙中国山川地物、政治经济、风俗文化的游记。在这部游记里，马可·波罗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元初丰富多彩的宗教活动，特别是佛教活动以及基督教活动。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介绍说：在元大都（今北京）“诸基督教徒、回教徒及契丹人中，有星者巫师约五千人，大汗亦赐全年衣食……其人惟在城中执术，不为他业”。这些星者巫师干些什么事呢？他们有一种观象器。上注行星宫位，经行于午线的时间，以及全年的凶点。各派占星家用仪器推测天体运行和气象状况。如果有人打算经营一件大事业，或出远门经商，或欲得知其它事情的成败得失，便向占星家求教。①上都为忽必烈避暑之地，有时天时不正，巫师便出来作法，驱除皇宫上空的风云暴雨。据马可·波罗解释，这些巫师名称脱勃惕（Tebet）和客失木尔（Quesimour），都是偶像教徒（主要指佛教徒），但分属两种民族。②此处所说巫师当来自吐蕃和克什米尔。

马可·波罗还在游记中说，杭州的居民有一种风俗：父母生下子女时，立刻记下他们出生的年月日时；然后，请一位星占学家，来推算这个孩子的星宿；星占学家的答复，也同时记在纸上，由父母保存起来。孩子长大以后，如果希望订婚或从事商业冒险、航海等重大事业，就拿这个生辰八字去找星占学家。有时人们发现，星占学家的预言应验了，便对他们的话信若神明。大批这样的算命卜卦者或者宁可说是术士，充斥市场的每一个角落。③

在上都还有一种称为巴克西（Bacsi）的教派，法术十分精巧。他们通过作法，可以使所有的酒壶、乳瓶或其它饮料壶中的液体自动地注入杯中，然后杯子在空中飞越10步的距离，到达忽必烈手中，忽必烈饮毕，杯子又自动飞回原处。马可·波罗将此称为“地狱般的法术”④。马可·波罗还说，在吐蕃“可以找到最出色的巫师。他们作法来，有呼风唤雨和闪电劈雷的本领，这种法术千变万化，能幻化出很多不可思议的幻景和奇迹，而这些奇迹都是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⑤元统治者所崇信的佛教，主要就是流传于西藏、蒙古地区

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马可·波罗所说正是该教的情形。马可·波罗还在游记中记载道——

忽必烈很关心各种宗教的节庆活动，常在京城亲自参与庆典仪式。他不但重视基督教的主要节日复活节、圣诞节，而且也重视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佛教的主要节庆。要是有人问他为何这样做，他就回答说：“全世界所崇奉之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谓其天主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谓是摩诃末（穆罕默德），犹太教徒谓是摩西，偶像教徒谓其第一神是释迦牟尼。我对于兹四人，皆致敬礼，由是其中在天居高位而最真实者受我崇拜，求其默佑。”<sup>⑥</sup>

马可·波罗所记忽必烈对四大先知的友好态度是符合事实的。自成吉思汗以后，经过几代的开拓，元代统治者建立起一个地跨欧亚的大帝国，其统治区域内，包容着多种民族。这样众多的民族，在宗教信仰上各不相同。为了实现对如此众多的民族的统治，忽必烈必然对各民族所信仰的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和政策。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忽必烈统治时，“诸省及一班行政官署，皆以蒙古人或外国人为之长。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教信徒皆有之，其隶帝室者居其泰半。”<sup>⑦</sup>这条史料亦说明了忽必烈对各种宗教的宽容、友好态度。

当然，忽必烈对各种宗教并非一视同仁，而是有所区别的。他最看重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这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也有反映。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古刺和叔父玛窦常在忽必烈面前谈论基督教理，忽必烈对他们说：“此国之基督教徒蠢无所知，庸碌无用。至若偶像教徒则能为所欲为……天时不正时，此辈可以使之正，所以灵异甚多，汝辈谅已知之。其偶像能言，预告彼等所询之事。”忽必烈命令尼古刺和玛窦拜谒教皇时，要求教皇派遣100名有学识的基督教徒来中国。如果这100名教徒能当面指出偶像教徒上述作法的荒谬，并说明他们也能那样做，之所以不做，是因为那是一种魔术。忽必烈指出：“脱能如是驳击偶像教徒，使此辈法术不能在彼等之前施行，复经吾人身亲目击，吾人行将禁止其教，放逐其人，而受洗礼。我受洗以后，我之一切高官大臣及一切服从彼等之人必将效法，由是此国之基督教徒将较汝辈国中为多矣。”<sup>⑧</sup>于是，忽必烈命二人送书致教皇，大致内容是要求教皇遣送熟悉基督教律，通晓七种艺术（文法、伦理学、修辞学、算术、几何学、音乐、天文学）者百人到中国来。忽必烈还命尼古刺和玛窦带回一些耶路撒冷救世主墓上的灯油。正由于尼古刺和玛窦肩负着忽必烈交予的特殊使命，马可·波罗才有了到中国的机会。

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忽必烈更尊敬佛教，

是因为佛教有许多灵验的魔术。其实，历代蒙古统治者都注重佛教，这是与当时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元以蒙古族入主中原，依靠的主要是蒙、藏等族力量，而蒙古族和藏族主要信奉藏传佛教；佛教在中国南方有很大影响。忽必烈平定江南后，对此也很注意。因此，忽必烈在宗教政策上特别推崇佛教是很自然的。这在《元史·释老》中有明确记载：“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二者必以僧为之……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sup>⑨</sup>虽然忽必烈最尊崇佛教，但对基督教也是友好的。他不但重用了信奉基督教的马可·波罗一家人，而且允许全国各地基督教徒的正常活动。马可·波罗记载：乃颜所领四州（辽东地区）的百姓有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也有一些基督教徒。乃颜本人信奉基督教，其旗帜上以十架为徽志。忽必烈讨平乃颜叛乱以后，乃颜属地的臣民全都宣誓尽忠于大汗。信仰其它宗教的人嘲笑基督教徒和乃颜旗帜上的十字架道：乃颜既信奉基督教，而又崇拜十字架，你们天主的十字架对乃颜的援助，不过如此罢了。忽必烈听说以后，严厉谴责那些嘲笑基督教徒的人，并对基督教徒说：“汝等应自慰也，十字架未助乃颜，盖有其大理存焉。若为善物，其所行应当如是。乃颜叛主不忠，应当受罚。汝辈天主之十字架不助之为逆，甚是。”<sup>⑩</sup>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讥讽基督教徒了。忽必烈采取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的政策，获得了宗教界人士的拥戴和尊敬。马可以说：每逢大汗庆寿之日，“世界之一切鞑靼人及一切州区皆大献贡品于大汗……是日也，一切偶像教、回教、基督教之教徒，及其他种种人，各向其天主燃灯焚香，大事祈祷礼赞、为其主祝福求寿。”<sup>⑪</sup>这段话使人体体会到忽必烈的宗教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统治地位更加巩固，而各种宗教也在忽必烈的保护下兴旺发达起来。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沙海昂（A. J. H. Charignon）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原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书局1954年重印本，第413—414、278—279、305、306—307、353—354、299—302页。

③④⑤科姆罗夫（M. Komroff）英译，陈开俊等汉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182、76—77、141—142页。

⑥《元史》卷二百二《释老》。⑦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8页。